

楚地才女敦煌情

——湖北聯中走出的敦煌藝術家萬庚育

文◎王立

一輛後掛拖斗的美式吉普車在茫茫戈壁中的沙石公路上顛簸西行。盛夏八月，大漠孤舟，常書鴻所長帶著他從中央美術學院請到的李貞伯、萬庚育夫婦一家五口，還有其他幾位工作人員坐在車中，奔赴敦煌文物研究所。

萬庚育舉目望去，除了無垠的戈壁荒漠、蜿蜒殘存的長城及烽燧遺址，幾乎看不到人家，只是偶爾望見遠處少許的綠色草木和白色羊群，她還不曾見過這樣荒無人煙的景色。然而此時，這個長江邊長大的才女心中蕩漾著無限激情，遠方的飛天在向她招手，她恨不能插翅飛到敦煌石窟。

西元一九五四年八月，從北京一路西行，離開蘭州後，經過八天的晝

行夜宿，穿越延綿一千多公里的河西走廊，李貞伯、萬庚育夫婦帶著他們三個年幼的孩子來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這一來竟是幾十年。

十六歲以前，萬庚育一直生活在長江邊。小學，她就讀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小學；中學，她考入漢口市立第一女子中學。萬庚育打小聰明活潑，課餘時間，除了喜歡唱歌跳舞，還常常畫畫。在漢口上初中的時候，星期天只要有外國電影，她和哥哥一定要去看。她喜歡童星秀蘭·鄧波兒，買了不少鄧波兒的照片照著畫，同學們都說她畫得很像，搶著要她畫的鄧波兒的像。

每年暑假，萬庚育的祖母帶著她的大小小小在城裡讀書的孫兒孫女們回到黃陂鄉下避暑。

五通口長江邊的萬家四進大宅院一時間熱鬧起來。

萬家詩書傳家，儘管萬庚育的父親、伯父都曾留學日本，萬家依然重視子孫的傳統國學教育。即便暑假，萬家也要請來私塾先生。白天，萬庚育他們兄弟姐妹在家中專設的學堂裡背古文、臨字帖。晚飯後，一群孩子拿著小板凳到稻場乘涼，圍坐在祖母身邊聽她講故事。這是萬庚育童年和少年時期最快樂的時光。



1954年8月萬庚育赴敦煌途中

這樣的時光在萬庚育十五歲那年戛然而止。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武漢已是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萬庚育參加了全市學生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漢口市立一女中位於法租界，全校師生凌晨四點集合列隊走出校門，朝著漢口江邊走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抵制日貨！」的口號響徹夜空。她們走到江漢關時，看到日清公司樓上視窗架起的機關槍，遊行的隊伍群情激憤，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迎面走去。遊行結束後，萬庚育又和同學們到過江的輪渡上進行抗日宣傳。

隨著戰事的發展，武漢所有的醫院住滿了前方轉來的傷兵。護士不夠，全市女中高一以上的學生全部到醫院學習護理技術，充當護士。萬庚育被派到法國教會辦的梅神父醫院。當她走進病房，近距離接觸到那些血肉模糊、痛苦不堪的受傷官兵，她再也無法抑制悲憤的淚水。一天晚上，她眼見一位肘部被炸開了花、傷口全是膿血的重傷患，他的整個胳膊腫得可怕，醫生說這是得了破傷風，醫院

沒有特效藥，不到黎明這位傷患便死去了。這殘酷的一幕在萬庚育的腦海中揮之不去，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深深烙印在她的心頭。

武漢會戰開始後，時局一天天緊張，城裡開始疏散人口，全市學校陸續停課。萬庚育的哥哥姐姐留在武漢的伯父家，她這個最小的女兒則跟著母親去安陸鄉下的舅舅家避難。幾個月後的一天，接到哥哥來信，要萬庚育速回漢口，隨學校遷往鄂西就讀。

為了讓萬庚育繼續求學，母親和舅舅決定當晚就送萬庚育去孝感趕火車回漢口。走出舅舅家門的那一刻，十六年不曾離開過母親的萬庚育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滋味，她不敢抬頭看母親，在月色籠罩下匆忙上了轎子。萬庚育沒想到，這竟是和母親的訣別。

孝感火車站上車的人很多，萬庚育好不容易擠上一節「悶罐子」車廂，天大亮時到了漢口。一進伯父家，見到伯父、伯母、堂兄弟姐妹、哥哥姐姐還有伯母的妹妹（五姨）和她的女兒，大家都在等她。吃過晚飯，五姨帶著自己的女兒、萬庚育及其哥哥、堂弟、堂妹一行六人登上了

「民政」號江輪，這是民生公司最後一艘離開漢口的輪船，是五姨父李漢俊的哥哥，曾任湖北省建設廳廳長的李書城特地托人給他們留的幾張船票。

第二天船上的無線電傳來武漢淪陷的消息，萬庚育後來回憶說：「這天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廿五日，是我永遠也忘不了的日子。」當時萬庚育他們非常焦急，不知伯父伯母、堂哥堂姐逃出來沒有。船到宜都碼頭靠岸，五姨帶著萬庚育他們找到伯父的朋友張春霖家，一進門便見到伯父伯母堂哥堂姐一行。原來他們是同一天乘坐另一艘輪船離開武漢的。

萬庚育所在的漢口市立一女中與省立武昌一女中、省立宜昌中學女生部合組成「湖北聯中恩施女子高級中學分校」，根據省教育廳的部署，遷往恩施的聯中各分校員生到宜昌集合，再分批前往各自分校。聯中恩施女高分校的大部分學生已跟隨學校抵達宜昌，為了趕上學校大隊人馬，伯父伯母決定讓萬庚育即刻啓程趕往宜昌。滂沱大雨中，哥哥將萬庚育送上一艘小火輪，在擁擠的底艙買到一個

船員的鋪位，安頓好萬庚育，哥哥便離去了。從這一刻起，萬庚育離開了所有親人，踏上了獨自求學的艱難之路。

江面雨急浪高，小火輪在波濤中上下顛簸，萬庚育的心也隨之一起一伏。這一夜，萬庚育無法入眠，眼睜睜地等待天明。第二天早上，小火輪在宜昌碼頭靠岸，萬庚育拎起箱子和鋪蓋捲，隨著人流走上岸。一路打聽，找到了設在宜昌中學的湖北聯中接待站。踏入校門，只見走廊上、教室裡一個挨一個的地鋪，萬庚育在這些坐在地鋪上的女學生中尋找熟人。突然，地鋪上站起一個女孩子朝萬庚育迎過來，一看，是漢口一女中低萬庚育一級的崔思淑。崔思淑領著萬庚育走進教室，在她的地鋪旁邊擠出一點兒地方，鋪上萬庚育的行李。終於找到學校了，坐在地鋪上，萬庚育懸著的心放了下來。

辦完報到手續，崔思淑帶萬庚育上街買點兒吃的。剛拐過一個街口，就聽見一陣緊一陣的空襲警報。沒過幾分鐘，轟轟隆隆的飛機聲越來越近。她倆不知所措，不顧一切地衝

進一棟房子裡，慌亂中一頭鑽到桌子底下，大腿和腳都在外面。「轟」「轟」的爆炸聲震耳欲聾，也不知在哪裡爆炸。警報解除後，鑽在桌下的七八個人慢慢爬出來，大家面面相覷，緩過勁兒來，慶倖自己死裡逃生。

崔思淑說：「得去找我在銀行工作的叔叔了，讓他想辦法幫我們早點兒離開這裡。」她倆轉悠了半天，在一個儲蓄所找到了崔思淑的叔叔。崔叔叔想了想說，今晚你們坐船去巴東，到巴東後找省銀行的同事幫你們去恩施。

當晚，崔叔叔將她倆送上船。船上逃難的人很多很多，好不容易找個地方放下行李，她倆就在行李上坐了一夜。

到巴東後，她倆按照地址順利地找到了崔叔叔的同事，看了崔叔叔的信，銀行的同事熱情地說：真是太巧了，正好明天有兩輛運鈔車去恩施，你們晚來一天就趕不上了。

銀行的職員也是很多人擠在一起睡地鋪，晚上，銀行職員給她倆打好地鋪，她倆好好地睡了一夜。第二

天天剛亮，她倆就隨運鈔大卡車出發了。一路上，卡車在崇山峻嶺中坑坑窪窪的狹窄公路上盤旋，接連不斷的急轉彎，似乎要落進萬丈深谷，坐在車裡的萬庚育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了。

運鈔車配有警衛人員武裝押運，但因深山老林常有土匪搶劫，儘管沿途有住宿小店，他們不敢稍作停留，直到午夜時分才進入恩施縣城。

恩施城一片漆黑，運鈔車在一座大宅院門前停了下來。銀行的先遣人員出來迎接大家，把隨車而來的萬庚育她們四個女孩子安頓在一間擺放著幾張木板床的房間裡。連日舟車勞頓、提心吊膽的萬庚育，美美地睡了一覺。

在恩施城裡等待開學上課的日子裡，萬庚育很快和銀行的一批年輕職員熟悉起來。她參加了一個抗日救亡歌詠隊，在恩施城裡進行抗日宣傳。沒多久，屯堡女高要開學了，萬庚育和幾個同學結伴步行去學校。這群城裡來的女學生第一次走這麼遠的路，儘管雇了挑夫，每人空著兩手，仍是一走一歇，歇一程，六十里山道走了十

來個鐘頭。

二

湖北聯中恩施女子高中分校設在恩施城西六十里的屯堡新街。校舍是當地望族許家為抗戰助學騰出來的一條剛剛落成尚未開張的商業街。穿街而過的石板路兩側是土木結構上下兩層的商鋪，街頭的大柵欄改為校門，街的另一頭是清江和龍橋河交匯處的一大片開闊河灘。



湖北聯中恩施女子高中分校讀書時的萬庚育

學生們的寢室在樓上，是倉房改做的，一間接一間，抬頭便見樑上的椽子和青瓦。房間沒有房門，窗戶糊著窗紙，房間內擺放著十二張高低木床。萬庚育選了一個上鋪，她不會住過這樣的房屋。從小到大，從黃陂到武昌，她進進出出都是深宅大院。

萬庚育父親是土木工程師，兼任武昌城拆城辦事處主任。母親出身名門，其父張昉留日期間加入同盟會，為中國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回國後曾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農林部次長。伯父萬聲揚曾任漢口市市長。萬庚育五歲那年父親病逝，因著伯父、舅舅等親友的照拂，全家生活仍是無憂無慮。

萬庚育爬到上鋪，一邊鋪床一邊想著漢口一女中寢室裡明亮的落地窗、光潔的地板、整齊的儲物櫃，單人鋼絲床、床單、蚊帳，還有訓育員的白手套……

艱苦的聯中求學生活開始了。

到校的頭一餐飯，剛剛端起飯碗，萬庚育她們同桌的八個女孩子一起哭了，飯廳裡幾百個女孩子全都跟著她們哭了。手中這碗夾雜著穀糠、稗子、砂子的「八寶飯」觸動了女孩子們柔弱的內心，她們中間，最大的不過十八、九歲，最小的只有十二、三歲。

看著飯廳四面的半截牆壁和由多根木柱撐起的頂棚，看著飯廳中沒有板凳的幾十張方桌，萬庚育想起了漢

口一女中潔淨的餐廳，每頓飯八人一桌、六菜一湯的用餐場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讓她和同學們失去了昔日的校園，國破家亡，多少人死於槍炮、多少人流離失所！戰亂中能有這樣一個政府管吃管住管穿的求學之處已屬不易，萬庚育分外珍惜，她提醒自己儘快學會適應這裡的一切。

這裡沒有漢口一女中的大禮堂、大教室、大寢室、大飯廳，然而這裡依山傍水，岸柳堤楊，大自然的旖旎多姿，撫慰著萬庚育她們這些追尋知識和光明的花季少女。落日晨暉中活躍著女孩子們的身影，《黃水謠》《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歌曲又在校園唱響。萬庚育唱歌在學校是出了名的，每個周一朝會結束後，萬庚育都被指定上台為全校同學唱首歌。

萬庚育就讀的高二班級有卅多名學生，教室是由鋪面改做的，不甚寬敞，前排課桌幾乎挨到老師的講桌了。白天不時有敵機空襲，警報一響，同學們便往附近的山坳裡跑，找個大石頭縫鑽進去，警報解除後再跑回教室上課。晚上上自習，教室裡

二十多盞桐油燈冒著黑煙，整個教室籠罩在濃濃的煙氣中，每人的兩個鼻孔被煙燻得黑黑的，連吐出的口水也是黑的。

讓萬庚育她們自豪的是，和學生們一起來到這窮鄉僻壤的，還有許多富有學識、認真執教、關愛學生的先生們。萬庚育她們班的英文教員是國外留學回來的，課堂上全用英語講課。而那個學生們叫作「羊鬍子」的訓育主任，一看到有學生從校門口的柵欄裡伸出手去買吃的，就氣喘吁吁地跑過去阻止，大聲喊著：「你們這些女娃娃死好吃，吃壞了要拉肚子。」也難怪，戰時缺醫少藥，生起病來可怎麼得了。

第二年萬庚育上高三，學習非常緊張，幾乎一天到晚都在教室裡。一天傍晚，萬庚育收到表妹從雲夢寄來的信，得知母親已於一年前因腦溢血去世了，真是晴天霹靂！頓時，萬庚育嚎啕大哭起來。同學們圍攏來安慰她，結果反而和萬庚育一起哭了起來。

萬庚育徹夜未眠，母親的音容笑貌老在眼前閃動。第二天，萬庚育

好似大病初愈，她告誡自己：千萬不能沉淪下去，不能辜負母親的一片苦心！她強忍悲痛，打起精神，更加努力地學習，下決心在全省高中畢業會考中考出好成績，以告慰母親的在天之靈。

就在萬庚育緊張備考的時候，學校伙食越來越差，有學生指出這是因為學校有關人員貪污了省政府下撥的學生伙食費。一天晚自習時，萬庚育她們高三班的幾位同學發動全校學生集體停課抗議。隔日，省教育廳派了兩位督學來校調查情況，其中一位是萬庚育的堂兄萬逾恒。晚上，堂兄將萬庚育叫到學校大門外，囑咐她：「學校反映你們班有幾個左派學生鬧事，妳也在偷偷地看《鐵流》，要小



五十年代的莫高窟

心啊！」萬庚育知道堂哥是在提醒她以後注意點兒，而非真正阻攔她，堂哥自己就十分推崇魯迅先生的作品。第二天，學校召開大會，表示改善伙食，不予處分帶頭的學生，全校復課，高三的學生集中精力準備參加全省畢業會考。

一九四〇年暑假，萬庚育高中畢業了，她很想去重慶報考藝術學院。來恩施兩年多，和家人失去了聯繫，沒有路費去重慶，萬庚育就近報考了「湖北省立農業專科學校」園藝系，從屯堡搬到了五峰山。

抗戰期間，湖北省政府及機關、學校遷至恩施，將武漢抗戰浩大的群眾歌詠、話劇演出帶到了鄂西閉塞的山城。自一九三八年九月各機關、學校紀念九一八，十月紀念雙十節的聯合公演後，恩施的戲劇運動蓬勃開展，聯中各分校都有自己的劇團、劇社。

萬庚育參加了農專穀嘯劇社《塞上風雲》的演出，扮演劇中的牧羊女金花兒。穀嘯劇社的《塞上風雲》在恩施城接連演出了三天，場場觀眾爆滿。

活躍在恩施山城的劇團、劇社有數十個，比較著名的有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政治部政工大隊、戰區民導處抗敵劇團、抗敵演劇六隊、三青團恩施青年劇社，以及聯中各分校的劇社。著名戲劇家洪深在恩施期間，為「湖北青年劇社」導演《包得行》後，抽調七個劇團精幹演員，聯合排演老舍編劇的《殘霧》。萬庚育從「穀嘯」話劇社抽調到劇組參加演出。經過半個月的排練，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廿二—廿五日，《殘霧》在恩施公餘劇場公演，將恩施的戲劇運動推向高潮。

導演洪深認為萬庚育具有表演天賦，是個演劇的好苗子，三青團湖北支團部考慮選送萬庚育到重慶中央訓練團青年幹部訓練班培訓三個月，回來後負責湖北劇運工作。一九四二年三月，萬庚育和另外兩名喜愛文藝的女學生去了重慶。

青訓班每天的學習訓練安排的十分緊湊，萬庚育她們利用晚上時間排練了話劇《野玫瑰》，到沙坪壩國立中央大學演出。

青訓班結束後，萬庚育她們三

個湖北去的女生都想投考大學繼續深造，於是聯名給青訓班張治中主任遞交了一份報告。報告很快被批准了。這時離大學聯合招生考試只有一個月時間，她們三人繼續住在青訓班裡，天天鑽到葡萄架下複習功課。六月底報名，萬庚育填寫的三個志願都是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七月一日開始考試，連考三天。考完試，萬庚育回到三青團中央團部聯繫了一個抄寫員的臨時工作，等待高考放榜。九月初，《中央日報》發佈了國立中央大學錄取一年級新生的名單，中央團部的同仁紛紛向萬庚育道賀，萬庚育還有些不敢相信，要知道一萬五千名考生中只錄取一千名。

三

中大一年級新生安排在距本部沙坪壩二十多里的柏溪校區，這裡有山有水，環境優美，萬庚育感覺又來到一個讀書的好地方。當時高等學校實行貸金制，伙食不要錢，由學生輪流監廚、採購、管理，每週打一次牙祭。學校每年配發兩套制服，每月零用費四元錢。國難當頭，能有這樣的

學習條件，萬庚育很是滿足。

一年後，萬庚育轉到校本部，分配在西畫班。西畫班八名學生只有她一名女生，徐悲鴻先生親自給西畫班學生上課。徐先生住在嘉陵江對岸的磐溪石家花園中國美術協會籌備處，每次上課都由廖靜文陪著來沙坪壩。徐先生教學非常嚴格，每位學生的每張習作他都親自一一指點。主要授課教師還有呂斯百、吳作人、李瑞年、傅抱石、秦宣夫、費成武等先生，他們大多是留法的，對學生的要求也像徐先生那樣嚴格。萬庚育和她的同學們在這些名師的指導下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受益良多。

這時候，萬庚育的三姐和四姐也先後來到重慶。三姐在化龍橋紅岩村小學任校長，四姐在慎善醫院做婦產科醫生，哥哥原本就在重慶沙坪壩建築公司當工程師，兄妹四人在異鄉重逢，每個星期天的團聚使他們更加親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下午，萬庚育和四姐行至督郵街《新華日報》營業部門口，突然見到一群報童從裡面跑出來，邊跑邊喊「號外！號外！號外！號外！」

日本鬼子投降了！「頃刻間，大街小巷的人們興奮地跑出家門。歡呼聲在山城各處迴盪，激動的人們面頰上熱淚滾滾，慶賀這來之不易的勝利。」

勝利了，萬庚育的哥哥姐姐回武漢了。國立中央大學部分院系陸續復遷南京，藝術系還未動遷，已讀大四的萬庚育和她的同學們繼續留在重慶。一年後萬庚育大學畢業，適逢徐悲鴻先生去北平接收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邀萬庚育前去北平藝專工作。八月，萬庚育來到北平，開始在北平藝專工作。藝專的老師大部分是徐悲鴻



1940年代萬庚育（左3）與老師徐悲鴻（左1）、師母廖靜文（左2）、同事陳玲娟（右1）合影

先生從中大帶過來的，許多同事是萬庚育往日的老師和同學，大家一見如故，工作起來十分愉快。每逢星期天，徐悲鴻先生總是約大家一起外出遊覽北平的名勝古蹟，每次都是盡興而歸。

在北平藝專，萬庚育遇到了才華橫溢的青年國畫家李貞伯。

李貞伯的父親李證剛先生是著名的哲學家、佛學家、易學家，曾任東北大、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教授。其間，他編寫了《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作目錄》一卷，此書為敦煌學中第一部研究性質

的目錄，影響深遠。在重慶時，李證剛與徐悲鴻同時供職中央大學，李證剛是文學院院長，徐悲鴻是藝術系主任，兩家往來頻繁，李貞伯經常向徐悲鴻請教。

一九三八年李貞伯在南京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後，考入中央大學藝術系研究生班，專攻花鳥畫，其導師張書旂



1948年，李貞伯、萬庚育婚禮上的來賓簽名

是著名花鳥畫大師，與徐悲鴻、柳子穀三人被稱為畫壇的「金陵三傑」。李貞伯與徐悲鴻亦師亦友，一九四五年，他們兩人相邀在重慶美術館對門的兩個展廳中同時舉辦個人畫展。

一九四六年八月，徐悲鴻從重慶去接管北平國立藝專時，李貞伯一同前往，就聘為藝專講師兼出納主任，後又兼任教員主任。一九四六年十月，北平美術作家協會成立，吳作人為理事長，聘請徐悲鴻先生為名譽會長，李貞伯、萬庚育等二十餘人為第一批會員。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萬庚育與李貞伯在北平梅神父教堂舉行婚禮，徐悲鴻先生為證婚人。徐先生在一塊粉紅色軟緞上寫下「百年好合」四個字，前來參加婚禮的廖靜文、吳作人、蕭淑芳、李苦禪、宗其香、葉淺予、李瑞年、戴澤等老師、同學和親友都在上面簽名，留下永久的紀念。

徐悲鴻先生還當場潑墨揮毫，為兩位新人畫了一副氣勢非凡的奔馬圖，吳作人先生也作畫一幅作為賀禮，成為北平美術圈中的一段佳話。

北平解放前夕，與李貞伯、萬庚育交往甚好的北平藝專音樂系趙梅伯主任問他們夫妻倆願不願意去香港，他可以幫忙買到機票並提供香港的住處。萬庚育夫婦婉謝了趙梅伯先生的好意，堅持留在北平藝專。

共同的興趣與愛好，共同的志向和胸懷，使萬庚育、李貞伯從相識走向相知、相愛、相互扶持，直至相守一生。

四

一九五四年夏，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所長前往北京，他要為研究所尋找一名既懂美術又會攝影的專業人員。幾次碰壁之後，常書鴻找到了李貞伯，沒想到這次登門收穫頗豐，他不僅從北京帶來了國畫家李貞伯，還帶來了李貞伯的妻子、油畫專業畢業的萬庚育。

那天，常書鴻來到李貞伯家，興致勃勃地介紹著敦煌石窟的壁畫、雕

塑及其他大量文物，他懇切地說，這座藝術寶庫迫切需要有真知灼見的藝術家來保護和研究。萬庚育被敦煌石窟的燦爛歷史文化藝術所吸引，也被常書鴻捨棄巴黎優渥的物質生活，毅然回到祖國搶救和保護敦煌藝術寶庫的行動所震撼，當即決定同丈夫李貞伯一起奔赴敦煌。幾天後，他們夫婦帶著三個年幼的兒女，踏上了西行的列車。

見到莫高窟的那一刻，萬庚育興奮極了，終於來到了這座瑰麗與神秘的藝術聖殿。而與這座藝術聖殿相隨相伴的是西北大漠陌生且艱辛的生活環境，睡土炕、吃食堂、點油燈、喝河水……然而萬庚育沒有膽怯與退縮。

這個二十多人的研究所，在常書鴻所長的帶領下，過著團結、緊張的集體生活，工作進行得井然有序：做廣播操、政治學習、清除積沙、打壩引水、築牆護院、石窟加固、植樹造林、種糧種菜……

一到莫高窟，李貞伯便立即投入到石窟藝術攝影工作中去。從此，李貞伯放下手中的畫筆，每天背著照

相機，扛著蜈蚣梯出入洞窟，白天拍攝、晚上沖印，為莫高窟四九二個洞窟的每一幅壁畫、每一尊塑像留下了極為珍貴的原始資料。敦煌人熟悉這位技藝高超的攝影家，然很少有人將他和那位曾經與徐悲鴻同時舉辦個人畫展的青年國畫家聯想到一起。

初來乍到，常所長沒有立即讓萬庚育進洞窟臨摹壁畫，而是安排她先在資料室工作，負責整理所裡收藏的藏經洞出土經卷及圖書資料。萬庚育清楚，這是她走進這座藝術殿堂的極好機會。放在磨坊裡的一麻袋經卷殘片是萬庚育用盛著開水的搪瓷杯一張一張熨平的，莫高窟四百多個洞窟的說明牌是萬庚育一筆一劃工工整整寫出來的。這一件件細小的事情為萬庚育日後開展壁畫臨摹和研究考證打下堅實的基礎。

遠離縣城的荒漠是孤寂的，然三危山下的山坡上不時飄盪著萬庚育一家五口的歡聲笑語。週末或假日，萬庚育夫婦帶著孩子來這裡散步玩耍。春日裡，李貞伯紮起蝴蝶、蜻蜓等各種樣式的風箏，伴著孩子們在山坡上奔跑放飛。萬庚育坐在山坡上，

靜靜地欣賞著陽光下莫高窟迷人的景色。她的心頭為之震顫，她要留住眼前這美輪美奐的莫高窟全景，她決定用素描的手法畫一幅莫高窟全景圖。一九五五年秋，萬庚育整日面對鳴沙山密如蜂房的四九二個洞窟，繪製出九米多長的莫高窟全景圖。當年，這幅作品參加了在北京舉辦的「敦煌藝術展」，並由甘肅省博物館收藏。令人痛惜的是這幅珍貴的全景圖在「文革」中丟失了，目前僅存膠捲底片。

一九五六年萬庚育在整理、校勘《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時，發現第四二八窟東壁南側有「晉昌郡沙門比丘慶仙供養」的題記，同時又在敦煌石窟遺書《大比丘尼羯磨經》卷尾發現「天和四年歲次己丑六月八日寫竟，永暈寺尼智寶受持供養比丘慶仙抄訖」題記。天和為北周年號，據此，萬庚育推斷第四二八窟應是北周石窟，而不是張大千原定的北魏石窟。常書鴻所長得知後，十分驚喜地到該洞窟仔細考察，將其藝術風格與其他洞窟做了一番比較，經過進一步考證，確定第四二八窟為北周洞窟。後來在洞窟分期排年時又從北魏窟中

甄定出十幾個洞窟為北周窟，填補了這個時代新建佛窟的空白。萬庚育就此撰寫了《珍貴的歷史資料——莫高窟供養人畫像題記》一文。

萬庚育臨摹的第一幅壁畫是北周第二九六窟窟頂藻井四周的忍冬、禽鳥邊飾。按照當時研究所的計畫，美術組全體人員集中進行一年之久的敦煌圖案臨摹。萬庚育結合自己的臨摹，撰寫了「敦煌藝術小叢書」之一的《敦煌壁畫（西夏、元）》。這之後的幾十年間，萬庚育臨摹了莫高窟、榆林窟、武威天梯山石窟以及陝

西懿德太子墓等處壁畫。其中參與了為中國歷史博物館、人民大會堂甘肅廳的壁畫臨摹。

一九五九年春，正逢國家三年困難之初，糧食供應短缺，研究所不得已給職工放了四十天假，讓大家自謀生路。萬庚育李貞伯夫婦帶著三個孩子回到江西南昌老家。李貞伯的堂兄時任江西省副省長，江西正缺他們這樣的藝術人才，堂兄希望他們夫妻倆能留在南昌工作。他們夫婦沒有絲毫猶豫，四十天「救命假」後，他們回到了莫高窟。

在敦煌這個藝術寶庫中，萬庚育滿腔熱情勤懇懇地為著心中的理想努力工作著。她曾三次去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采風，體驗當地牧民的生活。同牧民一起剪羊毛、擠羊奶，打乳酪，同牧民一起騎馬、轉場。到各個帳篷拜訪牧民家庭，打著手勢和牧民交談，為他們畫像，不僅創作了多幅人物寫生，還創作了兩幅國畫《捲羊毛》和《擠奶圖》。

五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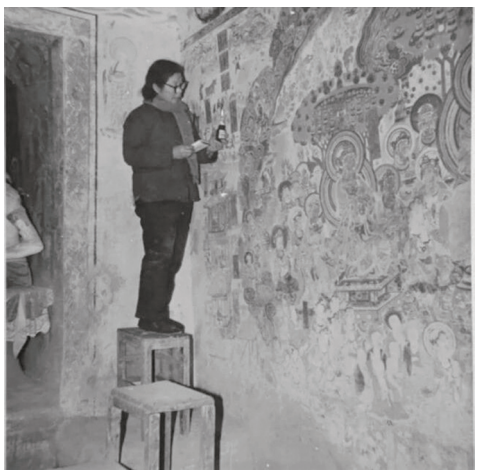


1965年9月，敦煌文物研究所職工徒步進城，樊錦詩（右1），萬庚育（右3）

，萬庚育李貞伯夫婦倆被批鬥、抄家、挨打。李貞伯練過氣功，他說了一個偏方，韭菜汁加童尿可治跌打損傷。於是萬庚育找人要了一大把韭菜，連根搗爛擠出韭菜汁，讓小兒子撒泡尿，他倆一人一杯捏著鼻子咕嚕咕嚕喝下去，第二天還真感覺周身輕鬆了一些。

比身體挨打更傷心的是親眼看著自己的畫稿、畫筆和金石名家篆刻的印章等珍貴物品被搜出來毀壞。李貞伯不忍看到自己的心愛之物被玷污糟蹋，含淚將家中所藏的徐悲鴻、吳作人、李瑞年、李苦禪、董希文等恩師的畫作捲起來，和小兒子一起抱到屋旁的河壩裡一把火全燒了，只設法留下了自己的兩幅畫作。

「文革」中的那幾年，萬庚育放羊、餵豬、挖樹溝、割麥子、照顧生病的老喇嘛……但卻無法照顧被隔離審查的丈夫。一天，有人悄悄告訴萬庚育：李貞伯胃出血住院了。萬庚



1981年萬庚育在莫高窟第23窟調查研究

育心急如焚，冒著風雪走了五十里路趕到縣城醫院。剛剛走進病房見到丈夫時，革委會的電話就追到了醫院，命令她立即回去。不得已，萬庚育只得連夜趕回莫高窟。茫茫雪夜孤身一人，她摘下頭巾握在手中來回揮舞著給自己壯膽。一天一夜粒米未進，在風雪中走了百里路，第二天一早還得照常參加勞動。事後，萬庚育想起這事，真不知當時哪來這麼大的力量和勇氣。

一九六八年，萬庚育的兩個兒子下放到敦煌縣最偏遠最貧窮的一個公社，女兒中專畢業後也下鄉插隊。作爲一個母親，最痛心的莫過於孩子沒

會。

一九七二年三月，國家文物局指定萬庚育、歐陽琳、關友惠三人協助陝西省博物館完成陝西乾陵懿德太子墓的壁畫臨摹工作，萬庚育才有機會恢復正常工作。這期間萬庚育臨摹的懿德太子墓甬道和主墓室的宮女圖、儀仗圖，一九七五年隨「中華人民共和國漢唐壁畫展」赴日本展出，後收藏於陝西省博物館。

一九七五年，萬庚育接受了製作莫高窟檔案的任務。她每天早出晚歸，帶著小板凳、小畫板、記錄本和手電筒進出洞窟，坐在小板凳上，專心致志地在放在膝蓋上的小畫板上記

有得到本可獲得的良好學校教育。爲了敦煌藝術，他們夫婦放棄了大城市的優越條件來到戈壁深處，不僅奉獻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華，也將子女奉獻給了大漠石窟。萬庚育的兩個兒子在農村呆了整整八年，因受父母牽連，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

錄著洞窟的每一處細節，對周邊的人和事毫無覺察。一次，萬庚育正在全神貫注地做著記錄，背後有人問：「同志，你著急嗎？」萬庚育抬頭看著這位陌生的問話人，笑著答：「著急也沒有用啊，這是我的工作。」事後，同事們告訴她，這位問話者是肖華上將，已經在她背後站了很久。

這樣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整整兩年，萬庚育完成了三八〇多個洞窟的檔案製作。每個石窟的檔案，不僅有文字說明，還配有圖表示意。檔案上工整的字體、精美的圖表、詳細準確的表述，記錄著萬庚育對敦煌石窟的精心呵護。她嚴謹的專業學養和精益求精的負責精神，同這些洞窟檔案一起留存世間。

一九七七年「文革」結束後不久，李貞伯的同學老李夫婦出國前專程來莫高窟與他辭行。老李夫婦看到在敦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同學家中除了土炕，只有一張書桌、一把椅子，眼睛濕潤了。他倆對李貞伯說：「老同學，帶著全家人和我們一起出國吧，所有的手續我們來辦。在國外，靠畫畫也會過上不錯的日子

的。」然而，李貞伯萬庚育夫婦不為所動，他們滿心期待著敦煌藝術保護和研究的春天。一個星期後，老李夫婦見反復勸說打動不了李貞伯萬庚育，十分遺憾地走了。萬庚育李貞伯十分感激老同學的好意，但他們放不下心中的這座藝術聖殿，這裡還有重要的工作需要他們去做。

多年來，萬庚育十分注重對所臨摹壁畫的內容、出處進行研究考證。第六十一窟是個大窟，窟內卅三幅屏風畫，附有文字榜題一二八則，大部分已經泯蝕，難以辨認。萬庚育將手電筒蒙上一層黑布，借著微弱的亮光，站在三級甃上，像探險者尋找寶藏一樣，仔細辨認那些隱隱約約的字痕。依據辨識出來的這一二八則文字題榜，萬庚育翻閱了《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修行本起經》等大量經書，考證出屏風畫的內容出自《佛本行集經》。接著她又查閱了國內外有關佛傳的浮雕、壁畫資料，經過仔細考察研究，撰寫出《敦煌莫高窟第六十一窟壁畫佛傳之研究》一文，參加了一九八三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敦煌學術研討會。

憑著對莫高窟壁畫的深入研究，一九八五年，萬庚育為《中國美術全集·敦煌壁畫》一書中的二百幅圖版撰寫了說明，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對萬庚育撰寫的說明讚不絕口，稱讚她寫的說明「一個字也不能加，一個字也不能減。」同時，萬庚育還校審了《中國美術全集·敦煌彩塑》一書。這兩本書獲得了全國首屆美術圖書獎金獎。同年十月，萬庚育作為「中國敦煌藝術代表團」成員，赴日本東京出席「中國敦煌展」，並赴福岡、靜岡、奈良、長崎、京都、大阪等地考察。



萬庚育臨摹莫高窟第401窟菩薩

六

一九九〇年，在敦煌辛勤耕耘了卅六載的萬庚育退休了。次年，六十八歲的萬庚育搬到了敦煌研究院在蘭州新建的家屬樓。搬家時，萬庚

育李貞伯夫婦撫摸著敦煌舊居中的書桌、簡易書架、馬燈、煤油燈……一件也捨不得放手。這些東西，陪伴著他們全家在莫高窟度過了一萬多個日日夜夜，承載了他們太多的記憶，夫妻倆執意將這些舊物帶到蘭州新居。看著這些舊物，他們彷彿還在和莫高窟相守。閒暇間，他們談論最多的還



退休後的萬庚育依舊沉醉於臨摹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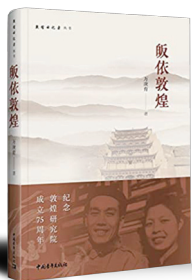
是莫高窟，那四九二個洞窟中每幅壁畫的時代、內容、構圖，每尊彩塑的神態、線條、敷色，已經鐫刻在他們的腦海中，莫高窟早已融入到他們的生命中。

萬庚育放不下手中的畫筆，退休後，又臨摹了近百幅壁畫。二〇〇〇年六月，為紀念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誕生一百周年，七十八歲的萬庚育在蘭州大敦煌藝術館舉辦了

《萬庚育臨摹敦煌壁畫展》，前來參觀的人流絡繹不絕。

二〇〇六年六月，《萬庚育臨摹敦煌壁畫選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耄耋藝術家選取了九十九幅親自臨摹的敦煌壁畫，十八幅人物寫生和一幅莫高窟全景圖，獻給她心心念念的祖國，獻給她為之傾盡畢生心血的敦煌藝術。此外，萬庚育還為世人留下了多部具體極高學術價值的敦煌藝術研究論著。

一九八三年，萬庚育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二〇一七年，中共甘肅省委、甘肅省人民政府授予九十五歲的萬庚育文藝終身成就獎。多年來，多家報刊、電視台採訪報導了萬庚育的感人事蹟，老人謙遜地說：「我只是做了自己該做的工作，盡了自己的本分，黨和國家卻給予了那麼高的評價和榮譽，我心裡除了感謝，還有些不安。」這位將保護和研究敦煌藝術視為己任的藝術家，



萬庚育回憶錄《皈依敦煌》

從來沒有為自己放棄大都市的生活後悔過。幾十年的荒漠堅守，幾十年的負重前行，皆因她心中有大愛——愛祖國母親，愛敦煌藝術，愛民族瑰寶！

二〇二〇年六月廿四日，楚地才女萬庚育帶著她深深的眷戀駕鶴歸去，三楚大地同悼他們的傑出女兒萬庚育——永遠的敦煌藝術家！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北京青溪曉齋

【作者簡介】：

王立，女，江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2016年12月，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右）到家中看望萬庚育